

## 大型秦腔《八棵树》及胡杨作品研讨会专辑

## 编者按：

6月28日,由甘肃省文联、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大型秦腔《八棵树》及胡杨作品研讨会”在嘉峪关召开,这是市委重点人才资助项目和甘肃省重点剧目项目之一。现刊登研讨会的部分贺信和胡杨的部分诗歌作品,以飨读者。

## 胡杨诗选

## 岩画

崖壁上的石头静悄悄的,风拍打它们也静悄悄的,那些风,一瞬间就爬上崖壁那些风,一瞬间就点亮了篝火还有满天的星盏和月色那些风,吹动人们身上的树叶和兽皮吹动老虎身上的毛那些风,吹动人们的身体人们的身体也像一片片树叶,在风中飘动那些风,紧贴着岩壁像一幅画,和从前的世界融为一体

## 峡口一带

被标记的烽燧,水泥牌上有它的姓名,峡口一号有它的年龄:明代中叶看得出来,它高大威猛的样子,一直保持在骨头里看得出来,一段完整的长城扶持着它突出着旗手的位置从山上跑下来的风,在草原上被牛羊挡住从草原上跑过来的风,在田野上被长城挡住这高高的烽燧,揪住风的耳朵说,你老老实实等待春天的龙辇吧那些骑马而来的莽汉,那些持纓枪而来的冲锋者被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所幻惑,仿佛他们远道而来的卧榻立刻沉迷了,立刻被浑身的睡眠所袭击立刻埋掉了盔甲,融化了刀剑,那些农具上的铁铲除了纷乱的杂草,整整齐齐的麦子啊比羊群还要壮观就在收获的那个夜晚,一碗酒捧在烽燧的前额它终于俯下身子接受了草原的膜拜

## 胡杨

荒野上,最贫瘠的土地选择了你最寂寞的时光选择了你一场雨水,就是你的春天一缙夕阳,就是你的皇冠看见你,我猛然醒悟:每一个人的绝望都会是一个希望的起点比如,在沙漠的深处比如,在疲惫的极点会有一只蜥蜴昂头迎客会有一棵小草翩翩起舞会有一汪清泉,像一双眼睛这一切,始料未及而胡杨树木,在更远的远方在冬天的尽头在鸟雀们散去的颓唐的枝条聚集着青春的蛮力,像一柄耕犁在未发现的处女地起锚它们是光明的大鑫它们是摧毁一切枯萎与腐朽的神火一直高举在沙丘的巅峰一直燃烧于黑暗与寒冷的中心拉骆驼的人,失散的人,迷路的人身上裹满了沙子,鞋里灌满了旅途的风尘可故乡越来越模糊,回放在脑海里的那条河流那些柳树、榆树、白杨树,那些桃花、杏花、梨花全都被一波一波涌来的沙子淹没最后,自己的腿、肚子、胸、脖子、头颅也一点点淹没,眼看就要窒息了就在这时候,胡杨来了如同一个集团军,轰轰烈烈地来了它们一伸手,就拽出了危难之中的人们像是从魔鬼的深渊,一步踏入丰收的殿堂它们把阳光储存起来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电源它们把苦难呈现给自己的内心,却把蜜留下调出和出一场视觉的盛宴但它们单个的一株或者几株,可能显得虚弱但它们抱成一团,就把肆虐的沙漠踩在了脚下沙漠也只好将它作为一枚勋章,别在胸前由此可知,只有勇敢者才配做沙漠的宠儿从一簇飞絮,从一簇飞絮找到潮湿的泥土你就开始了自己生命的旅程而这旅程的归宿,只有沙漠哪怕是面对死亡,你也是豪情如初挺直自己的身躯,不让卑劣的蝼蚁垒筑腐朽的巢穴你看,你就是沙漠金黄的秀发你就是沙漠里活着的魂灵电石之光熔炼下的铁身子、钢骨头看见你的人,也会被你锻造成一个刚强的人我终于知道那些踩着磨难的基石走向成功的人有胡杨的影子或许,他们就是——一株株胡杨

## 当金山下

那一年,夏天的雨水一直在天上牧人们一直往高处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当金山下那一年,当金山上的雪堆到了天上牧人献上哈达,用哈达拴住当金山的脖子可当金山一直没有低头没有用它那潮湿的嘴唇吻一下干枯的青草牧人们顺着山谷,到后山去那里或许有河流、泉水和牧草可艾琳娜自己扎下了帐篷或许,当金山下,有她的爱情地质队员马大军留给她的围巾马大军一直在路上,就像那一直在路上的夏天和雨

## 冬牧场

山坡上的雪,悄悄盖住了荒草,冬牧场附近的草垛子像是一座座微型的雪山河谷里的水永远哗哗啦啦地响,平缓的小河洲是羊群喝水的地方,上游的小码头常常有央金或者卓玛,躬身舀水过路的骑手都停下来,看着她们从身上取下木桶,一勺一勺舀水舀满,然后,背起水桶一步步走上山岗,隐没在冬牧场的拐弯处牧人们,彻底停了下来,走进黑色的牦牛帐篷说是要去哪里哪里,走着走着迷路了大铁锅里的羊肉已经冒出了香味央金或者卓玛的爷爷,手里攥着马鞭指着山坡后面的次松林,说你们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越过溪流河就到了要吃肉,坐下要喝酒,坐下打别的歪主意,快快走骑手们汗津津地从怀里掏出两瓶酒放在央金或者卓玛爷爷的帐篷里快快地走了,临走,偷偷地看了一眼卓玛高声说,爷爷,改日再来看你

## 盐湖

很多年了,它的晶粒像一盏灯,铺在我走过的路上很多年了,我像是坐在那辆毛驴车上慢悠悠地走过沙漠,慢悠悠地走进草原在夏天的湖泊中,饮水食盐很多年了,湖岸堆满了阳光月色也渗入其中那一簇簇红色的草点燃了每一天的黎明很多年了,我生活的滋味越来越淡我想,我是已经离开它很久了我已经是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些夜晚,那些夏天那一汪蓝莹莹的水常常模糊不清想想看找回那样腥咸的味道该有多难

## 遥远的沙丘

那一年,穿越敦煌西部的大戈壁,罗布泊还远那一年,渐渐丢掉绿洲上满目的草,直奔荒茫,罗布泊还远那一年,遇见开疆的哈密小伙,他用仅有的两个西红柿给我做了一锅汤面片,就着一包榨菜,我饱尝了这几天最味美的午餐从他的地窝子,从他的石头小屋,从他用手干树枝搭起的小窝棚看出去那一面,一望无际的戈壁小伙子说,再走还是戈壁;走死,还是戈壁小伙子的语气中,对这茫茫的戈壁充满了愤恨走着,走着,但我们看见了沙漠,一弯新月形的沙漠莫非,是昨晚剩余的月光,是我们不曾斩断的梦境广大的戈壁墙上,只有这一堆沙子,像昨晚的月亮像整个黑戈壁上的一盏灯我们停下来,琢磨着它从哪儿来到处都没有沙子,我们走过的地方,没有沙子在没有沙子的地方,看见沙丘显而易见的寂寞与荒芜罗布泊不远

## 老虎沟

阴坡,次松林,云杉在祁连山的草坡,她们款款而来发髻绯红,耳羽如雪、一袭蓝色衣裙,尾羽绵长而翘起她们是自己的观众,她们是雪山的舞台她们有自己的园林、溪水、宫殿她们是几只蓝马鸡,小名松鸡,角鸡高处不胜寒,她们拥有这戏留的雪荆棘中的花,她们是最鲜亮的那一朵迎着晨光,她们走在一起御风,她们的叫声,此起彼伏,像一阵松涛中午宁静,附身于她们的羽毛茂密的灌木丛,隐匿了多少排山倒海的情意月色如银,她们是仰望星空的一群傍晚又开始活跃起来

由低处的树枝跳到更高的树枝,一直跳到接近顶端的树枝上为止她们是最接近星光的一群老虎沟,因为这些蓝马鸡在老虎沟,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单只有这成群结队的美,渐渐积聚像一座后花园

## 马鬃山的阳光

整个冬天,马鬃山镇的街道上堆着雪整个冬天,马鬃山镇之外的戈壁滩光秃秃的这些雪,像一堆银子整个冬天,羊群在围栏里风在围栏外,像一头发,撕咬着每天中午,牧人们都会把几捆干草丢在围栏里围栏里的呼哧声,跟着北风跑得很远每天下午,牧人打开井盖,提水胡杨水水槽边很快挤满羊它们一拨一拨喝水一拨一拨离开呼哧的叫声,跟着北风悄悄回来马鬃山镇的热闹和寂寞,轮番上阵像一瓶打开的酒,燃烧、熄灭之后,马鬃山的阳光,越来越淡最后,像牧人的皮帽子,黑黝黝地戴在马鬃山的头上戴在整个戈壁的头上冷不丁,会打一个喷嚏

## 黑鹰山

向最后的一滴水致敬,向无冕之王的情怀设置一道沟坎一直走向荒芜的额济纳向西北风的风头,轮起钢钻发掘矿石的硬度补偿这缺失的围墙在旷野,在形似碉堡的山头月色空灵,犹如一张白纸,包了一堆墨这墨,饱蘸初秋的露水像曾经的银饰有一些泪痕,也有一些漂移的星光它会摆脱沉重的甲衣去撞击这无垠的寂寞它会自己走出荒芜的梭梭林把尖利的石头抚育成型无数的翅膀遮蔽晨光这黑暗的早晨起飞了

## 夏日格勒金

2000米的草地,5000米的雪,夏日格勒金,阳光爬上去5000米的雪水,2000米的河流,夏日格勒金,水,在格桑花的末梢像一滴霞光,颤抖野牦牛、盘羊、白唇鹿、猎狗、雪鸡、岩羊、雪豹、藏原羚,渐次从栖息地走出春天的沼泽,眼看着黑颈鹤、白天鹅,飞入夏天的领地夏日格勒金,长出了一身的草芽没有人在意阳光的疤痕镶嵌在左脸或者右脸为夏日格勒金,留下一片沙砾地广阔的牧场中,所有的生物都是飞翔的阳光

## 三跌水

要为这广阔的戈壁献上三跌水要为这三跌水献上一串葡萄、一束鲜花戈壁上的三跌水,一跌被暴烈的阳光吮吸这样,它们的光焰就不会灼伤野草的根苗一跌,悄悄隐入厚厚的沙石,像一个侦察兵寻找春天的种子一跌,一滴一滴打在石头上让迷路的人听见这舒缓的琴音让他们在绝望中一把抓住希望,抓住睡眠和

粮食在飞扬的沙子里品尝到美酒的醇香三跌水,在戈壁墙上它是一次浪漫的重逢遇见你,这水,一跌,一跌,一跌在身体里,能流一辈子

## 库穆塔格

沙子,和沙子在一起,众多的沙子埋住了南来北往的风众多的沙子,埋住了一个人的后半句话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把杳无音讯的沙漠叫库穆塔格偶尔有骆驼回来,他们把库穆塔格的沉默带回了村庄把那无边无际的干旱从大皮袄里抖开呛人的沙子和尘土,飘到院子外面的老榆树上几只嘎嘎乱叫的乌鸦飞走的时候男人们猛喝一口酒,然后把剩下的酒倒在地上库穆塔格,就远了走过库穆塔格的人,在他眼里一座村庄,就像一块翡翠是库穆塔格,擦亮了它

## 八个家

人们一直在唱,在唱一眼泉那眼泉的水,没有停过这首歌就一直唱着,从一座帐篷到另一座帐篷就像泉水流淌的声音人们一直不肯离去,牧人的孩子,孙子他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他们要有另外一个山头要有另外一个草场,可他们还是一次次回来泉水流过的地方,草越长越高的地方常常升起炊烟,常常架起篝火人们唱着,舞着,就是为了脚下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八个家,走到哪里都要记住的地方可以躺下喝酒的地方,能够在白云下做梦的地方

## 倾听

在这一片沙漠里,在这低矮的灌木中,在这胡杨林倾听,种树者说着水,呵护着每一棵金贵的树苗倾听,拾柴者说,寒冷的天气,一场又一场雪倾听,泥土味儿的方言,铿锵中的情谊,委婉中的关心与爱其实,他一直在它们中间他来了,春天来了他来了,夏天来了他来了,秋天来了他来了,冬天来了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在他的小木屋里轮流看护着,这一片沙漠,这灌木丛,这胡杨林四季看惯了,他总能分辨每一个芽孢,每一片叶子上的青春就像母亲,能够发现孩子的成长,就像父亲,能够教会孩子坚强面对粗暴的风,他总是倾听大自然中的观赏者,匆匆的行者看见庞大的沙漠,看见坚定挺拔的树只有短暂的唏嘘,他们不知道有多少语言在他们身边穿梭,儒雅如诗

## 雪

黑山里的雪,一行羊蹄印,爬上了山坡与那山崖上舞蹈的人,狩猎的人,汇合为一处好像它们从未离去,一直出没在深奥的黑山中怪不得,那些泉水会被饮用那些野草会被啃食它们高高低低的生活,它们陡峭的日子却没有被这沉默的雪说破,只有这一行蹄印牧羊人在山谷,驱赶着那一行蹄印渐渐消失于深山,我当是他们刚刚从岩石走下来去赴约,寒冷的天气里谁会为他们点燃一堆篝火此刻,黑山的黑,是一堆灰炭呢还是一堆黑炭

## 长城下的一队骆驼

这一队骆驼从敦煌而来,那一队骆驼向敦煌而去它们在这一条峡谷相遇,互相也只是摇了摇铃,铃声四溢,漫上山峰,似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这里有水,水流过的地方,草像蝗虫这里来的骆驼,那里来的骆驼汉代的骆驼,唐朝的骆驼像扫把一样,一扫而过,蝗虫就飞走了,水就干涸了后来者,就等着,后来的水各自护着身上的货物,而紧贴胸口的永远是块玉,将来可以磨出两个镯子和一对玉佩长城下的一队骆驼,风里,雨里它们望着前方,像一座座蠕动的城堡

## 贺信

欣闻胡杨兄作品研讨会召开,因故不能亲往,特致信祝贺。

我从未当着胡杨兄的面夸奖他的诗,但私下里,对他的写作一向敬佩。我觉得,胡杨兄是以一种独特的视野在看世界,这种独特的视野使得他无论用哪种方式来写,都能把平凡的东西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赋予不平凡的意义。他的诗句,表面上看似散淡,内里却是凝聚的,是诗的,具有亲切、自然的素描似的真实感,直达诗的本质。

从大致方向上看,胡杨兄的写作是朝着旷野、活力和自由展开的,围绕“旷野”“活力”与“自由”,他不同时期的诗作无论是倾心于叙述性还是咏唱性,无论倾心于日常经验还是倾心于直觉,无论是隐喻还是日常口语,无论是使用自由体还是借鉴古典抒情诗的形式,都做到了感情饱满而淳朴,措辞准确而内在。我却觉得,他的写作,是以活力和自由,朝着爱展开的——全是爱!胡杨兄的诗歌具有生命“实践性”。他的几乎所有诗作,都与他的行为有关,与他的生命实践和命运轨迹有关,也就是说,诗和诗人是能够互相印证的。以胡杨兄《胡杨》为例:

荒野上,最贫瘠的土地选择了你  
最寂寞的时光选择了你  
一场雨水,就是你的春天  
一缙夕阳,就是你的皇冠  
.....

我终于知道  
那些踩着磨难的基石走向成功的人  
有胡杨的影子  
或许,他们就是一株株胡杨

的确,诗人胡杨本身就是一株胡杨。他的诗,充分表明了自我不一样的身份与气质,充满人格意义。这才是他成为好诗人的真正的原因与难度。他的许多诗是用血和泪写的,用命写的,不像有些东西,是用汗写的。透过胡杨兄的诗,让我感到诗歌的出路不在于所谓创新,而在于退守,当然不在于回归古老的形式,在于继续回到内心,发现和保存那些个别的、隐秘的感受。从写作取材的角度上看,也需要退守,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要有现场感。

从取材的角度看,胡杨兄的大部分诗作都写到西部,也就是诗人精神的原产地,这也给我启示。文学也是有出生地的,诗人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在可以省略了身份,可以省略籍贯和故乡的今天,在我们身心日渐凋落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把身体安放在何处更为安妥的时候,回到出生地,可能是写作的一次再启程。我们的诗歌教育总是喜欢告诉我们,诗歌应该是向上的,应该是远的,而胡杨兄的诗告诉我们的是,诗的另一向度同样重要,那就是向下。天空在上,大地在下,天空为父,大地为母,地气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灵魂如果附体,也绝非高高在上的东西。胡杨兄老实实在大地上,却获得了应有的精神高度,获得了生命力和尊严。在下面,却有着精神的高度,听起来别扭,其实不难理解。圣经上说,要升高就得先降低自己,就像耶稣,从天而降,降为人,当他低到十字架、死亡和坟墓的高度时,神就让他复活,让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祝福胡杨诗兄!祝胡杨作品研讨会圆满成功!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刘向东  
2019年6月24日

欣闻胡杨先生诗歌研讨会在嘉峪关举行,特致以热烈的祝贺!甘肃诗歌八骏之一的胡杨先生与《星星诗刊》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1985年,就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长期以来,他立足自己脚下的土地,以孜孜不倦的实践精神,实现着自己诗歌创作的突破,并一步步从狭小的地域走向全国,是当代中国诗坛上的实力诗人。

希望胡杨先生能够通过此次研讨会,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作天地,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未来的诗章。祝胡杨先生作品研讨会圆满成功。

《星星诗刊》主编 龚学敏  
2019年6月27日

神奇的大西北孕育了多少中国新诗界的英雄豪杰,昌耀、周涛、林染、胡杨等都创作出了许多篇佳作。胡杨的诗龄最长,四五十年灵感不衰,堪称中国新诗坛奇迹!胡杨的诗思想深刻,情感饱满,形式完美,技巧纯熟,尤其与生养他的那方水土血肉相连,真情真实。近年胡杨醉心于当地文化风俗风情研究,成为著名的文化学者,让他的诗更为厚实,让他酿出更香更纯的醇酒,香飘诗坛。

我今年三月就确定了一定要参加此次胡杨作品研讨会,1994年,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西部新诗研究时,胡杨就是我计划研究的西部十大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还在《阳关》杂志发表过我评论他的文章。但是因公务特殊事情不能到嘉峪关参加盛会,特代表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祝贺!

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所长 王珂  
2019年6月28日于南京

欣闻胡杨先生诗歌研讨会在嘉峪关举行,特致以热烈的祝贺!

甘肃诗歌八骏之一胡杨先生,立足河西走廊,书写大漠戈壁绿洲,勤奋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西部诗界具有标识性意义,在当代中国诗坛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值得深入研讨。希望胡杨先生借此东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诗篇。祝胡杨先生诗歌研讨会圆满成功。

甘肃省文学院  
甘肃省八骏文艺人才研究会  
2019年6月27日